漢書疏證

漢書疏證卷二十

趙充國辛慶忌傳第三十九

還為後將軍少府

劉敞曰按百官表本始年後少府皆有姓名充國未嘗為之亦未嘗有將軍兼少府者明此府字是時字少時猶言無幾也

先零豪言願時渡湟水北師古曰湟水出金城臨羌塞外東入河湟水之北是漢地

劉奉世曰湟北非謂漢地也羌意欲稍北近匈奴合而為寇安國不知其情故受其詞詳

下文可見

是後羌人旁緣前言抵冒渡湟水師古曰冒音莫北反

宋祁曰冒作莫報反

毋令解仇

宋祁曰解仇上疑有復字

恐恐怒亡所信鄉師古曰恐中國汎怒不信其心而納嚮之

劉攽曰恐怒且恐且怒也羌未有變而漢吏無故誅殺其人故楊玉等謂漢無所信向於是與他族皆叛也

虜並出絕轉師古曰並猶俱也轉謂運糧之道也並讀如字又音步朗反

劉奉世曰竝猶俱爾羣聚不一同出鈔絶故曰竝也何煩曲觧下文分兵竝出又當爲且耶

通轉道津渡

宋祁曰渡姚改作度

稍引去

宋祁曰當更添一稍字

欲以嵗數而勝微師古曰久歷年嵗乃勝小數也

劉奉世曰微無也讀當屬下句言雖無充國誰不樂此安便也

將軍誰不樂此者

日知錄曰言豈獨將軍苟安貪便人人皆欲

為之師古注以徼字屬上句讀非

使虜閑東方北方兵並來

宋祁曰並來越本作正來

而發之行攻釋致虜之術師古曰釋廢也

宋祁曰廢也姚改作廢棄

言顧得復還故地

宋祁曰復還一本作還復

難用兵碎故也

宋祁曰故也當作也故

羌虜敵田

宋祁曰姚刑故字

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

宋祁曰七十疑作五十七

居民得並田作師古曰並且也讀如本字又音步浪反

劉奉世曰居民得並田作並亦俱也

又大并小并前言曰我告漢軍先零所在兵不往擊久留得亡校五年時不分別人而并擊我如淳曰此語謂本始五年伐先零不分別大小并本意是以大小并有此言也

劉奉世曰本始年未伐羌零此那元康五年
未改神爵已前義渠安國召誅羌零之時所
謂無所信鄉即是今無事但羌人不能追言
爾
如是繇役獲發也
宋祁曰別本復下有更字
雖其前辭嘗曰得亡校五年
宋祁曰校當作効
輒下公卿議臣
宋祁曰議臣字下當更有一議字

多斬首獲降
宋祁曰獲作坐
共斬先零大豪猶非楊玉首
劉奉世曰宣紀作五月斬楊玉降與此不同
殺是紀誤
四府舉辛武賢小弟湯
宋祁曰湯浙本作陽
卬家將軍以爲安世本持橐簪筆
宋祁曰橐舊音丁各反今讀又音託
朝廷每有四夷大議

宋祁曰庭改作廷

漢命虎臣

李善注文選本武作虎

辛慶忌

容齋隨筆曰漢成帝將立趙飛燕爲皇后怒劉輔直諫囚之掖庭獄左將軍辛慶忌等上書救輔遂得減死朱雲請斬張禹上怒將殺之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臣敢以死爭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慶忌此兩事可與汲黯王章同科班史不

書於本傳但言其爲國虎臣向奴西域敬其威信而巳方爭米雲時公卿在前曾無一人助之以請爲可羞也

與歙侯戳

宋祁曰歙改作翎

遷郎中車騎將軍

劉攽曰郎中車騎將軍不成文明衍軍字是歷郎中兼車騎將史省文總言之耳又曰郎中車騎將軍衍車軍字當云郎中騎將不然著車去騎爲車將也

衛青在位淮南寢謀

日知録曰謂伍被言大將軍數將習兵未易

當又言雖古名將不過是為淮南所憚

春秋大災未至而豫禦之

劉敞曰衍災字

秦將軍白起郿人

宋祁曰秦下當添時字

傳常鄭甘陳段傳第四十

傳介子北地人也

西京雜記曰年十四好學書嘗棄觚而歎曰

大丈夫當立功絕域何能坐事散儒

應募隨栘中監蘇武使匈奴

宋祁曰蘇林曰栘音移如淳曰栘爾雅唐棣栘也栘園之中有馬廐也釋文唐棣栘郭璞注云似白楊江東呼為栘音以支反姚本改作移

投石拔距 師古曰拔距者有人連坐相把據地距以為堅而能拔取之皆言其有手㩜之力

宋祁曰注文堅字疑作掔字㩜字疑作掔字

司隸奏湯無循行

宋祁曰循疑作脩

若懷禽獸加無道於臣則單于長嬰大罪

宋祁曰禽獸字下疑有心字長嬰大罪罪字疑作漢　愚按於文罪字為長

數百騎欲出外迎射殺之

宋祁曰出外下疑有人字

君子以功覆過而為之諱行事師古曰行事謂滅項之事也

劉攽曰諱行事非辭也諱以上為句行事者言已行之事舊例成法也漢世人作文言行事成事者意皆同

層三重城

劉奉世曰劉向云五重谷永云三重疑五重者誤

又無武帝薦延梟俊禽敵之臣獨有一陳湯耳（師古曰梟謂斬其首而縣之也俊謂敵之魁率耶文是也春秋左氏傳曰得俊曰克）

劉攽曰梟俊禽敵之臣宜與薦延通為一句則與上文相配而下言獨有一陳湯耳自不妨梟善鬬故云梟俊猶言梟將也

總領百蠻懷柔殊子之所長愚無以喻（師古曰言子思施深長當不待已晚節也）

劉攽曰此言總領百蠻懷柔殊俗是子之所長恩無以相喻也劉奉世說同

亦足以復鴈門之踦應劭曰踦隻也會宗役沛為郡下為鴈門又坐法免為踦隻不偶也

劉攽曰由沛徙鴈門非踦也謂免官為踦耳

嶲疏于薛平彭傳第四十一

嶲不疑師古曰嶲音字兗反又鄒兗反

宋祁曰昭紀中師古亦兩音景本只音徂兗反

進退必以禮

宋祁曰邵本無必字
令乃承顏接辭
宋祁曰南本浙本作乃令字
深接以禮意
宋祁曰意南本作適
毋怒為之不食
宋祁曰南本不食字上有之字
令仕官至二千石
宋祁曰官字謝本作宦字
日令家共具設酒食

宋祁曰日字下疑更有日字
且夫富者衆之怨也
宋祁曰衆字下疑有人字
不欲益其過而生怨
宋祁曰南本浙本生字下有其字
東海鄭人也
愚按說苑貴德篇云東海下邳人
孝婦事我勤苦
宋祁曰南本浙本本作事養我勤苦又一本作
養我

其後姑自經死
宋祁曰景德本作經死他本作縊死
前太守擅斷之
宋祁曰前太守南本作故浙本作前
以選與御史中丞從事
宋祁曰與南本作為浙本作與
宣帝立
宋祁曰浙本作宣帝即位
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為廷尉民
自以不冤

容齋續筆曰兩人在職皆十餘年周勃就國人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逮捕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吏使以公主為證太后亦以為無反事乃得赦出釋之正為廷尉不能救但中理犯蹕盜環一二細事耳楊惲為人告驕奢不悔過下廷尉案驗始得所予孫會宗書定國當惲大逆無道惲坐要斬惲之罪何至於是其徇主之過如此傳所謂決疑平法務在哀矜者果何為哉

飲酒益精明

劉攽曰予謂論語云沽酒市脯不食然則酒自可云食也然此下則云飲酒蓋精明共說一事爾兩字不同疑當作飲為真

連上書者

宋祁曰連字南本浙本並作遠

萬方之事大錄于君

日知錄曰按今所傳王肅註舜典納于大麓曰麓錄也納舜使大錄萬機之政蓋西京時已有此解故詔書用之章帝即位以太傅趙憙太尉牟融並錄尚書

事
孝行闕
宋祁曰南本孝字上有以字
廣德為人溫雅有醞藉
蘇鶚演義曰蘊藉者人雅度之稱也蘊者蓄
也藉者藉也言蓄美積德之謂　刊誤補遺
曰按醞藉之意大槩言有所緣飾非直情徑
行者耳傳一作醞一作溫而記禮者亦作溫
禮器曰禮有擯詔樂有相步溫之至也皇侃
云溫謂承藉凡玉以物溫衆承藉君子亦以
威儀擯相以自承藉易曰藉用白茅無咎苟

耤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疏謂薦獻之物藉以潔白之茅合禮易二義論之溫藉之意顯矣

陛下不得入廟矣師古曰言不以禮終不得立廟也一曰以見死傷犯於彝

梁不得入廟祠也

劉攽曰一說是也時工方入廟陽夏公曰以杜牧論諫書考之當作陛下不廟矣若本有得入二字小顏不應貴辭如此

縣其安車傳子孫師古曰縣其所賜安車以示榮幸也致仕縣車蓋亦古法

韋孟詩云縣車之義以洎小臣也

劉攽曰致仕縣車言休息不出也故韋孟云

薛廣德自縣其安車也

所過見稱舉奉使者十一人為最

宋祁曰奉字景德本作奏刊誤謂當削舉改

奏作奉直云所過見稱奉使者十一人為最

今景祐本越本無舉字

漢興唯韋平父子至宰相

困學紀聞曰周勃亞夫父子為相事業過韋

平遠甚班孟堅其忘諸乎

還東平太傅

宋祁曰太傅淳化本作太守刊誤據史館本作傅

哀緜哲獄師古曰哀緜哀恤緜也哲獄知獄情也

劉奉世曰何人不矜則緜字也然則古文緜矜音字蓋通用班氏特用古字此乃哀矜折獄爾如顏說則哀緜哲獄皆不成辭于丞相傳又云務在哀緜寡此亦後人不曉矜字妄增之爾凡決疑平法豈獨緜寡乃哀之哉甫刑之言緜寡洪範之言煢獨意義自不同也

補遺曰按書大傳引孔子曰聽獄者雖得

其情必哀矜之書曰哀矜哲獄又曰古之聽民者察貧窮哀孤獨矜寡及贊文皆出於此然哀鰥哲獄刑誤讀為哀矜固合於大傳孔子之言至所謂務在哀鰥寡以大傳哀孤獨矜寡等語推之疑班氏本文如此非後人所增也蓋大傳前後文自設兩意孟堅因之耳鰥矜古字雖通而鴻雁之詩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鄭箋謂矜人為可憐之人則矜鰥又自各義　日知錄曰哲則析之誤也師古以傳中有哀鰥寡語遂以釋此文而以哲為明

哲之哲

王貢兩龔鮑傳第四十二

黄氏日鈔曰王吉事昌邑甚得輔弼之義上宣帝一疏可謂通達世務不合即歸不為祿仕漢儒學識正大出處無愧董生而下于陽一人而已班孟堅以次逸民之後未為知吉四皓鄭嚴誠逸矣王陽逸乎哉　困學紀聞曰西漢末郭欽蔣詡栗融禽慶蘇章曹竟不仕於莽（見龔鮑傳）孔休蔡勳劉宣與卓茂龔勝鮑宣同志不莽時（見卓茂傳）王皓王嘉并弃官（見李業傳）漢史不能表而揚之為清節傳而僅附見其

名氏然諸君子清風肅然立懦夫之志於百
世之下不待傳而彰
昔武王伐紂遷九鼎於雒邑伯夷叔齊薄之餓
死首陽不食其禄師古曰伯夷叔齊以武王父死不葬而用干戈為不孝以臣伐君為不忠
刊誤補遺曰按山谷伯夷叔齊廟記以諫武王不
用去而餓死為疑又載謝景平之言曰二子
之事凡孔孟所不言無取也其初蓋出莊周
空無事實其後司馬遷作列傳韓愈作頌事

傳三人而空言成實竊謂山谷之論可以一洗羣疑而空之然以諫武王不用餓死為疑則猶有說所諫謂武王不用者非伐商之事所諫乃遷鼎耳左傳曰武王遷九鼎于雒邑義士猶或非之杜征南謂義士伯夷之屬是也餓于首陽謂不食其祿非不食周粟也莊書所言亦見于呂氏春秋故太史公采以為傳山谷所以有空言成實之歎獄孟堅之書豈特二子受誣且將置武王周公於何地耶顏監號為孟堅忠臣乃引用史記本語實之大非班氏本指烏在其為忠臣也

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
宋祁曰浙本多二字作行乎百世之下
漢興有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
宋祁曰季字下當有公字角不成字當作角
字
其後谷口有鄭子真
常璩華陽國志曰鄭子真褒中人也玄靜守
道履至德之行乃其人也教曰忠孝愛敬天
下之至行也神中五徵帝王之要道也家谷

口世號谷口子真亡漢中與立祠

依老子嚴周之指著書千萬餘言

愚按隋書經籍志老子指歸十一卷嚴遵注

陸德明列于釋文曰遵作指歸十四篇演解

五千文

舉茲以旃不亦寶乎

愚按自楚兩龔之絜至此凡法言問明篇

說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

揭者蓋傷之也 師古曰今之發發然者非古有道之風也今之揭揭然者非古

有道之車

也故傷之

劉攽曰按文及注當云發發者是非古之風也揭揭者是非古之車也惻惻者蓋傷之也今皆誤矣　宋祁曰陽夏公云倒文取新古蓋多如此不為誤

臣愚以為民不可數變也

宋祁曰一本無也字

朝則冒霧露也師古曰冒犯也音莫克反

宋祁曰克景作克克校作報浙本作克

登而上聞

宋祁曰登疑作發

不能無情

宋祁曰情疑作愭類篇渠伊反畏也敬也

愼毋有所發

宋祁曰南本浙本毋有所發句上有毋有所言一句一本發作言

欲治之主不世出 師古曰言有時過之不常值

宋祁曰注文不字下疑有可字

是以貪財誅利

宋祁曰南本浙本作趨利

此伐檀所爲作也 師古曰伐檀詩篇名刺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

宋祁曰注文一本剌不用贊也在魏國夙也

為犬豬所食

宋祁曰淅本無所字

又皆以後宮女置於園陵

宋祁曰以字殺作取字

又言諸離宮及長樂宮衛可減其大半以寬徭

役

漢制考曰周禮胥徒注此民給徭役者若今

衛士亦給徭役故舉漢法況之

又諸宮奴婢十萬餘人

漢制考曰酒人注奄今謂之官人古者從坐
男女沒入縣官為奴其少才知以為奚今之
侍史官婢或曰奚官女疏侍史官婢舉漢法
言之或曰宦女者漢時有此別號

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

劉攽曰百姓下多者字　宋祁曰去者字

禹又奏欲罷郡國廟定漢宗廟迭毀之禮

習學記言曰貢禹匡衡郊廟議其禮可言而
其時不可言何也事天與奉先有進而無退
故先王之禮嚴於初既定則敬守而不敢易

秦漢以來其始大抵草創苟且出于一時之意及後文物議論既盛方悔禮以抑俗損其已隆而欲反之於古無惟其難也至劉歆阿狥人情多設粢盛依違其說破壞禮經以彌縫時好蓋猶在禹衡之下而班氏父子乃以爲博而篤學者所當詳考也

然通儒或非之

宋祁曰江南兩浙本無此六字

以王國人不得宿衛補吏

宋祁曰補字下粢有出字

二千石常位大夫皆幸得給事中與論議

劉奉世曰前云博士後云位大夫然博士非中朝臣敘言博士者誤也

行道舍傳舍

孔武仲雜説曰龔勝郵漢乞骸骨詔謂之耆艾二人而不名時勝為光祿大夫漢為大中大夫特詔行道舍傳舍如今驛舍也漢得入驛如此之嚴也

勿隨俗動吾冢種柏作祠堂師古曰若葬多設器備則恐被掘故云動吾冢也亦不得種柏及作祠堂皆不隨俗

劉攽曰勝意一奠之後更不得隨俗動冢土
種栢作祠堂　日知録曰古人族葬勝必已
自有墓若隨俗人之意更於冢上種栢作祠
堂則是動吾冢也蓋以朝代遷革一切餙終
之禮俱不欲用　愚按水經注曰泗水逕龔
勝墓南墓碣尚存

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
困學紀聞曰太平御覽引蘇子曰蘭以芳自
燒膏以明自焫翠以羽殃身蚌以珠致破漢
書楚老父之言本此　閻若璩曰文子引老

子曰鳴鐸以聲自毀膏燭以明自煎

勝居彭城廉里後世刻石表其里門

　憑按水經注彭城西北舊有楚大夫龔勝宅

陛下欲與此共承天地安海內甚難師古曰共讀曰供

　劉奉世曰共讀如字

豪強大姓

　宋祁曰大姓下疑有家字

合尸鳩之詩

　宋祁曰浙本無之詩二字

三輔委輸官師古曰輸音式喻反

宋祁曰注文輸景本作式喻反

極竭髦髦之思

宋祁曰浙本無竭字

大不敬不道

宋祁曰南本無不道二字

及漢忠直臣不附已者宣及何武等

宋祁曰武字下疑有與宣女壻字　愚按宣

及何武所謂漢忠直臣不附已者此下不當

有與宣女壻四字

宣不知情

宋祁曰情字上叚有其字

唐尊衣敝履空以瓦器飲食又以歷遺公卿被虛偽名

愚按王莽傳稱尊爲太傅身短衣小袖乘牝馬柴車藉藁瓦器又以歷遺公卿公孫祿曰太傅平化侯飾虛偽以擁名位賊夫人之子所謂被虛偽名也後與莽死漸臺下

下有梁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

宋祁曰由字江浙本作許字今字上叚有亦猶二字

愚按有亦猶二字則於文不順

韋賢傳第四十三

國自豕韋

水經注曰韋城即白馬縣之韋鄉也史遷記曰豕伯豕韋之故國 路史國名紀曰陶唐氏後防姓韋也見世本

黼衣朱紱師古曰黼衣畫為斧形而白與黑為
弗字也故彩也朱紱為朱裳畫為黼文也亞古
字又作黼其音同聲
宋祁曰注黼衣字下當更有衣字為彩當作
謂彩亞字當作亞其音同聲當作同耳

迭彼大彭勳績惟光師古曰迭互也自言承韋氏與大彭迭為伯於殷商

愚按孔頴達左傳疏曰鄭語云祝融之後八姓大彭豕韋為商伯矣又曰彭姓彭祖豕韋則商滅之矣賈逵云大彭豕韋為商伯其後世失道殷德復興而滅之然則商之初豕韋國君為彭姓也其後乃以劉累之後代之亦不知殷之何王滅彭姓而立累累後也昭二十九年傳稱夏王孔甲嘉劉累賜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杜註云劉累代彭姓之豕韋累尋遷魯縣豕韋復國至商而滅累之後世復

承其國為豕韋氏又毛詩箋云韋豕韋彭姓
也孔疏云鄭語云豕韋為商伯此已滅之又
得為商伯者成湯伐之不滅其國故子孫得
與為伯也據此則豕韋氏與大彭非二但中
更興廢耳師古所謂互為伯於殷商誤矣

王赧聽譖實絕我邦應劭曰王赧周末王聽讒受譖絕豕韋氏也

我邦既絕厥政斯逸應劭曰言自絕豕韋氏之後政敎逸滿不由王者也

對敘曰予謂王赧時詛有豕韋哉有豕韋亦
非王赧所能絕也又云我邦既絕厥政斯逸
周之逸政久矣不由赧也孟此詩為不曉其

其祖者　容齋四筆曰觀孟之自敘乃祖而弗殊如是周至赧王僅存七邑救亡不暇豈能絕侯邦乎固之積微久矣非因絕承葺一國然後五服崩離也其妄固不待攻而應劭又從而實之尤為可笑

勤誒厥生　宋祁曰誒浙本作唉

迺眷南顧　師古曰高祖起在豐沛於秦為南故曰南顧　劉奉世曰秦視沛猶在東北安得云南也孟意以漢興於巴蜀故云爾

追思黃髮師古曰黃髮老壽之人也謂髮落更生黃者也

劉奉世曰老人髮白久而變黃色非謂更生而黃也

歲月其徂年其逺耇於昔君子庶顯於後

宋祁曰昔一作赫 日知錄曰孟自言年耇慕昔之君子嘉令名於後歎王信老成之言而用之也在鄒詩曰既耇且陋則此為孟之自述可知

豈不牽位

宋祁曰牽一作幸淳化本作幸刊誤據史館

本改作幸

越遷于會

宋祁曰遷當作巻後遷絕同

寤其外邪

宋祁曰外邪字疑為異邪

心其好而 師古曰而者句絕之辭

宋祁曰景德本絕作端

遺子黃金滿籯

宋祁曰籯浙本不從竹詳蔡注不從竹為是

刊誤補遺曰按方言籯儋也齊楚陳宋之

閒謂之𦉢滿𦉢之義非也直謂其滿儋耳史
文傳寫誤加偏傍諸家遂以竹器名之淮南
書蘇秦𦉢蓋項羽贊𦉢糧並同此義而儋字
後多異說蒯通傳守儋石之祿應劭曰齊人
名小甖為儋貨殖傳漿千儋孟康曰儋甖也
師古曰儋人儋之也要之人所負儋皆可謂
之儋不必有罌甖之拘

輒下從者與載送之

宋祁曰與疑作輿　日知錄曰下如爰盎傳
下趙談之下與之共載後送至其家也

玄戒在官闕襃

宋祁曰越本及别本作在官或作任官

恐子傷高

宋祁曰子字下叕有之字

玄戒不得已受爵

宋祁曰受字下叕有侯字

棣棣其則

宋祁曰棣棣叕作逮逮

無忝顯祖

宋祁曰祖一作位

建昭三年薨

愆按褚先生續史記孝元帝親臨養賜賞甚厚

列為三公

宋祁曰為疑作於

至宣帝本始二年

宋祁曰二浙本作二越本作三

蓋建威銷萌一民之至權也

宋祁曰浙本無威字一字當作壹

今賴天地之靈

宋祁曰江浙本並無地字

四方同軌蠻貊貢職〔師古曰同軌言車轍皆同亦法制齊也〕

宋祁曰注文法制越本作教化

臣聞祭非自外至者也

宋祁曰江南本無也字浙本有

各以其職来助祭

宋祁曰浙本無助字

皆為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毀

宋祁曰太祖下疑有繼太祖三字

祭天以其祖配

宋祁曰配字下疑有之字

臣愚以爲高帝受命定天下

宋祁曰帝字上疑有皇字

賓賜長老

宋祁曰賓字浙本作賞

孝宣皇帝爲孝昭皇帝後於義壹體師古曰一體謂俱爲昭也禮孫與祖俱爲昭宣帝之於昭帝爲從孫故云於義一體

劉敞曰予謂此言壹體者以孝宣爲昭帝後

臣子壹體也尋其文自可見

古者制禮別尊卑貴賤

宋祁曰責字上疑有朋字

上詔問衛議欲復之

宋祁曰詔字南本浙本作召

衛惶恐

宋祁曰恐疑作懼字

承祖禰之大義

宋祁曰義越本作禮

詔中朝臣具復毀廟之文

宋祁曰廟字下疑有寢字

諸廟皆同文

容齋隨筆曰匡衡平生佞諛專附石顯以取
大位而此一節獨據經守禮其禱廟之文殆
與金縢之祝叢相似而不為後世所稱述漢
史又不書於本傳惜而知其善可也　愚按
毛詩烈祖疏引異義詩魯說丞相匡衡以為
殷中宗周成宣王皆以時毀春秋公羊御史
大夫貢禹說王者宗有德廟不毀宗而復毀
非尊德之義班氏皆不取疑皆在此時所議
河平元年復復太上皇寢廟園世世奉祠昭靈
后武哀王昭哀后并食於太上寢廟如故

文獻通考曰按太上皇親盡也以高帝之父而不毁悖皇考私親也以宣帝之父而不毁雖非禮之正猶云可也至武哀王則高帝之兄昭哀后則高帝之姊自當各有後裔奉其墳墓祭祀今乃立寢園與諸帝同而使天子世世祠之不經尤甚矣

非令所為擅議宗廟之意也

宋祁曰所為毀作所謂

獫狁最遲

宋祁曰抗浙本作允

至宣王而伐之

宋祁曰宣字上景本有司字

裂匈奴之右臂

宋祁曰景祐本越本臂作肩

四垂無事

宋祁曰四垂作西

宗

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

文獻通考引致堂胡氏曰斷大論者以仲尼

爲據則無失矣書曰天子七廟歆謂七廟是

也而以七爲正法以宗爲變不可常數則不

知何所據而云然也祖考所當事者人之至情也或三廟或五廟或七廟禮之隆殺也有功德則宗之無則莫之宗焉是爲人子孫得選擇祖考於情則逆於禮則違曾是以爲孝乎

大戊曰中宗 師古曰太戊太庚之子 宋祁曰注文太庚景祐本作康校作庚刊誤據商紀改作康

至平帝元始中

宋祁曰越本無至字校本添

此兩統貳父

宋祁曰父江南本浙本作文

殷湯司文

劉昭後書祭祀志注曰蔡邕表志曰宗廟迭毀議奏國家大體班固錄漢書乃置韋賢傳末臣以問胡廣廣以為實宜在郊祀志去中鬼神仙道之語取賢傳宗廟事寘其中既合孝明旨又使祀事以類相從

宋祁曰文字下疑有王字

司徒掾班彪曰 師古曰漢書諸贊皆固所為其有敘皮先論述者謂固亦具顯

以示後人而或者困蠱父名觀此可以免矣

劉敞曰注謂字注在上合在或者下　宋祁曰越本謂字在後或者字下

魏相丙吉傳第四十四

後還河南太守

宋祁曰浙本還字下有為字

父繫踰冬會赦出

宋祁曰繫字下敦有之字

子復為大將軍

劉徽曰禹不為大將軍字之誤也

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己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

困學紀聞曰文子用兵有五有義兵有應兵有忿兵有貪兵有驕兵義兵王應兵勝忿兵敗貪兵死驕兵滅魏相取之

雖爭屯田車師

宋祁曰浙本無屯字

山澤波池 師古曰波音陂

宋祁曰注文音字當作讀曰

亡六年之蓄

宋祁曰亡字上疑有故字

溥被災害 師古曰溥與普同

宋祁曰注文溥字下當有一讀字

帥繇先帝盛德 師古曰繇與由同

宋祁曰注文繇字下當有讀字

必繇陰陽 師古曰繇與由同

宋祁曰注文縣字下當有讀字

以日為紀日冬夏至

宋祁曰江南本紀字下無日字浙本有

執繩司下土

宋祁曰浙本無下字

所縣生也師古曰縣與由同下類此

宋祁曰注文縣字當有讀字下字下當有皆字

及罷軍卒

宋祁曰罷音疲

他入亡辜死者猶不可

宋祁曰浙本無者字

諸侯宗室在位列者

宋祁曰位列浙本作列位

豈宜褒顯

朱子文曰豈宜褒顯豈字於文為悖恐是直字當為直宜褒顯

上躬親政

宋祁曰親字下疑有治字

上將使人加紼而封之

愚按說苑復恩篇作加紳

輙子長休告

宋祁曰長休告浙本無休字

吾竊陋焉

宋祁曰陋疑作陿

西曹地忍之李奇曰地由第也

宋祁曰注文由字越本作猶謝攷作由注来

也字疑作耳

宜可豫視

宋祁曰視字下疑有瓚字

繇是益貴吉師古曰繇與由同

宋祁曰注文與字工當有讀字

逢人逐牛

宋祁曰逐字下疑有失字

吉止駐

宋祁曰駐字疑作騎

未可大熱

宋祁曰大熱浙本作以熱

職當憂

宋祁曰當字上疑有所字

子頵嗣甘露中有罪削爵爲關內侯

愚按褚先生續史記坐騎至廟不敬有詔奪爵一級失列侯得食故國邑

竊見孝宣皇帝以皇曾孫在郡邸獄宋祁曰景祐本作孝武無以皇字淳化本作孝武非江浙本曾孫上無皇字刊誤據衆本添皇字

吉謂守丞誰如孟康曰郡守丞也師古曰守丞者守獄官之丞耳非郡丞也劉奉世曰守丞諸說皆非蓋郡邸守邸之丞也與朱買臣傳守丞同

後少內嗇夫白吉曰

漢制考曰職內顯漢之少內亦主泉所入案王氏漢官解云小官嗇夫各擅其職謂倉庫少內嗇夫之屬各自擅其條理所職主由此言之少內藏聚似今之少府但官卑職碎以少為名

介子推割肌以存君

見莊子盜跖篇師古引韓詩外傳

益聞發功德

宋祁曰浙本無德字校本添

漢書疏證卷二十一

眭兩夏侯京翼李傳第四十五

眭弘師古曰漢之決録又不作眭字

宋祁曰決録浙本作炔欽

少時好俠

宋祁曰俠字上疑有游字

下民之象

宋祁曰象字下疑有而字

夏侯勝

宋祁曰陸德明論語序釋文夏户雅反勝音

升或式證反一作升澄反

初魯共王分魯西寧鄉

宋祁曰王字下疑有時字

勝當乘輿前

宋祁曰輿字下疑有車字

安世實不言

宋祁曰言字疑作泄　愚按作言字亦得

惡察察言　師古曰惡謂忌諱也察為計謀不敢明顯言之也

宋祁曰注文為疑作謂

故云臣下有謀

劉敞曰傳本云下人伐上而勝自以為不欲
分明道之故改云臣下有謀爾
光卒與安世白太后
宋祁曰白字上疑有共字
賜爵關內侯以與謀廢立定策安宗廟益千户
劉奉世曰關內侯無國云何言益
南平氏羌
劉奉世曰氐羌不在南恐誤
褒周之後

宋祁曰周之後越本郃本無之
物故者半
宋祁曰者字下疑有過字
纍者地震北海琅邪
宋祁曰纍字疑作迺字
受詔撰尚書論語說
尚書疏曰案伏生所傳三十四篇者謂之今
文則夏侯勝夏侯建歐陽和伯等三家所傳
及後漢末蔡邕所勒石經是也　論語疏曰
魯論語者魯人所傳即今所行篇次是也常
山都尉龔奮長信少府夏侯勝丞相韋賢及

子王成魯扶卿太子太傅夏侯建前將軍蕭
望之並傳之各自名家
勝從父子建字長卿（師古曰從父昆弟之子）
愚按儒林傳言凡子此言從父子故師古以
為從父昆弟之子也
王共其資用
宋祁曰王字上更有梁字
有詔許增秩留（師古曰依許而留增其秩）
宋祁曰注許字上疑有請字

分六十卦更直日用事
宋祁曰別本作六十四卦

房用之尤精

藝文志攷證曰焦贛易林十六卷卷有四林
林六十有四繇凡六十四卦之變四千九十
有六東觀漢記孝明帝永平五年少雨上御
雲臺自卦遇蹇以京氏易林占之繇曰蟻封
穴户夕將下雨沛獻王輔用體說卦謂蟻穴
居知雨京房延壽弟子今書蹇繇寔在震林
三統歴引易九戹左氏載筮辭大有之乾曰
同復予父敬如君所盝日千乘三去三去之

餘獲其雄狐復日南國蠻射其元王中厥目其解皆韻如焦林之類

好鍾律知音聲

愚按後書律歷志京房知五聲之音六律之數上使太子太傅韋元成諫議大夫章雜試問房於樂府房對受學故小黃令焦延壽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二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陽下生陰陰上生陽終於中呂而十二律畢矣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於南呂六十律畢矣

能以往知來耳

宋祁曰江南本云能以性智求耳徐鍇改往
知來非是

房自請願無屬刺史得除用他郡人自第吏千
石已上

文獻通考曰按考課之法漢行之久矣今房
始以是為言而帝善之則其所陳必有異乎
人於史文不詳無以訂其得失但既曰考課
則必黜幽陟明立為一定之法使一皆可行
又必上下之間體統相維而後可以舉行今

房欲使其弟子二人為刺史而已居中通籍為其奏事以防壅塞及其為太守則又請無屬刺史則是以考課之法為其一家之學而宅人皆不能行且已欲自課第吏千石以下而不欲刺史課已則體統隳矣此所以來譊賊之口而殺其身也

然少陰倍力而乘消息孟康曰息卦曰太陰消卦曰太陽

宋祁曰注文當作息卦曰太陽消卦曰太陰

蒙氣復乘卦太陽使色張晏曰晉卦解卦也太陽侵色謂大壯也

劉攽曰蒙氣越而太陽侵色則太陽指日也

大壯解卦可云太陽而非所侵色也

皆持東與淮陽王

宋祁曰與疑作予下文同

知益為害

宋祁曰知當讀作去聲

北方之情好也好行貪狼申子主之孟康曰北方水水生於申盛於子水性觸地而行觸物而潤多所好故多好則貪而無厭故為貪狼也

宋祁曰注文故多好字多字可刪可添四字云多所好故為好多所好則貪而無厭故為貪狼

是以王者忌子卯也師古曰儒者以為子卯夏殷亡日大失之矣何儒亮以為學者雖敢云只取夏殷亡日不論殷周之興以為大失不博考其義且天人之際其理相符有德者昌無德者亡以桀紂之暴虐又過忌日其理必亡以湯武之德固先天而天不違所謂德能消殃矣豈殃能消德也

劉攽曰王者忌子卯陰陽家言子卯相刑午酉自刑若相刑可忌自刑不可忌耶言夏殷亡日是也此聖人戒後世使自儆爾故當其日稷食菜羹為戒也非以其日凶也何說湯武興及德勝殃乎今桀以丙辰滅紂以乙丑亡亦用辰丑為疾日爾

補遺曰按周天和

元年詔曰甲子乙卯禮云不樂萇洪表昆吾之稔杜蕢有揚觶之文宜依是日停樂庶始後昆商鑒斯在此詔得之至魏以甲子出師唐以甲子即位有司以忌日為言皆不聽達則達矣惜未知先王之意也古者屏亡國之社謂之戒社刻亡國之爵謂之罰爵而又以亡國之日為忌日者欲後之人見其社舉其爵當其日則必為之惕然知懼而不敢肆斯所以養人主之心術者歟且天大雷電陰陽相薄之氣耳雖夜必為之正冠而坐日月相

遇則食亦數之常耳必爲之變服所以養其畏天之心也獻賢能之書母拜可也必再拜而受歲終受隸母齋戒焉亦可也必爲之齋戒所以養其尊賢納諫之心也凡此皆近于不切事情而先王之所甚謹者世有言天變不必應以文而苟禮可略者皆不達於此乎

風以太陰下抵建前

刊誤補遺曰按奉初元二年奏封事云今年天陰建於甲戌按是年甲戌歲也四年上疏云知因丙子孟夏順太陰以東行按是年丙

子歲也以奉言推之太陰即太歲其說出淮南書孟康乃云太陰在甲戌則太歲在子張晏亦曰丙子太陰在甲戌是誤以爲太歲之外別有太陰且并二年所言蹝爲四年事也漢紀又誤以四年所上蹝并列於二年

六情吏興廢

風角書曰六情者甲乙爲本情丙丁爲合情戊己爲刑情庚辛爲冲情壬癸爲鉤情陽支後三辰陰支前三辰六情者喜怒好惡哀樂也好行貪狼惡行廉貞喜行寬大怒行陰賊

哀行公正樂行好邪
唯奉能用之學者莫能行
藝文志攷證曰郎顗傳注風角謂候四方四
隅之風以占吉凶蔡邕傳注翼氏風角曰風
者天之號令所以譴告人君晉天文志京房
著風角書有集星章所載妖星皆見于月旁
隋志翼奉風角要候十一卷翼氏占風一卷
京房風角要占三卷風角五音占五卷郊祀
志注翼氏風角五德東方甲南方丙西方庚
北方壬中央戊

壞敗貘道縣

劉奉世曰有蠻夷曰道稱道則不稱縣也此縣字衍　宋祁曰陽夏公曰按地理志貘道乃天水郡十六縣之一表云列侯所食縣曰國皇太后公主所食曰邑有蠻夷曰道然則道國邑皆可謂之縣

詩

詩有五際

詩攷曰正義鄭作六藝論引春秋緯演孔圖云詩含五際六情詩緯汎歷樞云午亥之際為革命卯酉之際為改正辰在天門出入候

聽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
然則亥為革命一際也亥又為天門出入候
聽二際也酉為陰盛陽微五際也其六情則
春秋云喜怒哀樂好惡是也汎歷樞云大明
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魚在巳火
始也鴻鴈在申金始也

今年太陰建於甲戌

刊謬補遺曰元帝初即位奉上封事曰迺正
月暴風張晏謂歲在甲戌明年七月地震奉
復奏封事曰今年太陰定於甲戌孟康謂太

歲在于按奉先上封事論暴風實初元元年

歲在癸酉次年封事論地震實初元二年歲

在甲戌張晏既以前一事為初元二年孟康

又以後一事為初元四年疊此二誤顏注不

一恭攷何耶

極陰生陽反為大旱甚則有火災春秋宋伯姬

是矣師古曰伯姬魯成公女宋恭公之夫人也幽居守寡既火而遇火災極陰生陽也

宋祁曰注文火災下疑有故云二字

孝武園白鶴館

宋祁曰館字下疑有災字

百姓洽足

宋祁曰洽疑作給

五經六緯尊術顯士孟康曰六緯五經與樂緯也張晏曰六緯五經就孝經緯也師古曰六緯者五經之緯及樂緯也孟說是也

劉攽曰正言星宿何故忽說五經蓋謂二十八舍

地氣大發動土塌民

宋祁曰南本無動字民字下疑有困字

河不用其道

宋祁曰河字下疑有決字

日月光精

宋祁曰光字江浙本作立字

拔擢天士晉灼曰嚴君平言師子天士天士應宿台爲之臣也

宋祁曰注文言字下當有賞公養士四字

及用殘賊酷虐闒者若此之徒

宋祁曰闒字當改作閫　愚按闒者二字屬上句讀不當改

爲妻妾役使所營師古曰營謂繞也

宋祁曰謂繞惑之

闒者日尤不精光明侵奪失色邪氣珥蜺數作

文獻通考曰按尋所對如此然哀帝時日食凡再俱見於史而此所言日無精光邪氣連昏之事則天文五行志俱所不載云

不可私以官位誠皇天之禁也

宋祁曰浙本官位下更有官位二字

日失其光則星辰放流張晏曰日夜食則失光晝立六尺木不見其景也日陽失光明陰得施也

宋祁曰注文中陰得施也當作月陰禁得施也

營惑往来亡常

劉攽曰營當作熒

貫尾亂宮蘇林曰常占當從尾比而今貫之尾為後宮之義也

宋祁曰注文義字疑作象

熒惑厥弛張晏曰厥弛動搖貌

宋祁曰注末疑火晋灼曰行遲貌六字

火入室金上堂孟康曰火入室謂熒惑歷兩宮也

宋祁曰注文兩宮字下疑有宮亦室三字

毋忽親疏之微師古曰微謂其事微

宋祁曰注末當有細字

来事之師也 閒者春三月治大獄

宋祁曰来字疑作成字春三月浙江本作春月

時賊陰立逆恐歲小收

宋祁曰小字疑作火字

夫以喜怒賞罰

宋祁曰罰疑作誅

唯財留神反覆覆愚臣之言

劉攽曰衍一覆字

得道不得行

宋祁曰下得字可删　劉攽曰得道不得行

下得字衍

於是制詔丞相御史

劉敞曰當云制詔

蓋聞尚書五曰考終命

宋祁曰南本浙本命字上有厥字

大興連仍

宋祁曰連字一本作逆字

惟漢至今二百載

宋祁曰漢字下疑有興字今字上疑有于字

是爲過矣

宋祁曰為字當作謂

光祿大夫毛莫如

愚按毛當作屯詳見儒林傳

趙尹韓張兩王列傳第四十六

舉茂材平準令

劉奉世曰材字下當有為字

先風告建不改

宋祁曰建浙本作及

中貴人 師古曰中貴人居中朝而貴者也服虔曰內臣之貴幸者

劉奉世曰顏解中貴人與李廣傳同服說不

同當以服說為是
郡大姓原褚
宋祁曰原褚當作原氏褚氏
吏民相告訐師古曰面相斥曰訐
宋祁曰相告訐疑相字上有好字注文面相
斥疑作告而相斥
徼廣漢以太守將兵屬蒲類將軍趙充國
宋祁曰景本有遣字學官本云徼遣浙本無
遣字祁按徼廣漢不當便云遣若已云遣下
又言將兵屬蒲類意致繁複從浙本為長楊

伯時云徵而遣之以屬蒲類何不可也

它人效者莫能及也

宋祁曰越本無也字

豫爲調棺給斂葬具

宋祁曰給字疑可删

廣漢奏請令長安游徼獄吏秩百石

宋祁曰浙本作獄史

自漢興以来治京兆者莫能及

楊伯時曰言漢興足矣何必以来二字

斧斬其門關而去

宋祁曰或無其字

丞相史逐去

宋祁曰史越本作吏去字下南本更有客字

尉吏禹

宋祁曰吏越作史

丞相不聽

宋祁曰不聽字上疑有怒字

自將吏卒突入丞相府

宋祁曰突字新本添

司直蕭望之

愚按褚先生續史記作司直繁君繁延壽為司直時丙吉為丞相褚先生不可據也

使得牧養小民

宋祁曰使得牧養越本無得字

廣漢雖坐法誅

宋祁曰景卲本去雖坐法誅字校本添

公廉不受餽

宋祁曰受餽下有遺字

後去居家

宋祁曰浙本作家居　愚按大德本去下有

吏字
除補卒史
宋祁曰除補字上疑有是曰字
歷守郡中
宋祁曰中字一作守
高至於死
日知録曰高謂罪名之上者猶言上刑
燕人也
孫國牧燕都游覽志曰覺山漢左馮翊韓延
壽墓在焉五華凄泉翠峯仰山諸峯環之如

屛　劉侗帝京景物畧曰罕山志稱韓家山
漢循吏韓延壽家焉罕韓音譌也俗呼黑山
滙黑罕音又僞也

亦皆自繫待罪
宋祁曰自字疑作同字

會御史當問事東郡
宋祁曰越本景祐本無事字

及取官錢帛私假繇使吏
宋祁曰繇字下疑有役字

皆疇其庸

宋祁曰疇其庸浙本作疇其軍邑部本作官爵按宣紀疇其爵邑張晏注云律非始封十減二疇者等也言不復減也

夫近臣自危

宋祁曰危字疑作疑字

天子徵敞拜膠東相

宋祁曰膠東景帝子康王寄之後

願得壹切比三輔尤異如淳曰趙廣漢奏請令長安游徼獄史秩百石又循吏傳左馮翊有二百石卒史此之謂尤異也

劉敞曰下言上名尚書調補縣令然則三輔

尤異如此

則下臣有所稱誦

宋祁曰臣字可刪

長安中傳京兆眉憮

宋祁曰憮音嫵嫵媚之嫵嫵音舞

然終不得大位

宋祁曰或無終字

安能復案事

宋祁曰當添作安能為後案事

舜當出死

宋祁曰當添為舜臨當出死

便從闕下亡命師古曰從輕法以免也便音頻面反

愚按下云使者即家在所名敵則敵自逐其本縣邑也所謂亡命者下所云吾身亡命為民是也不乘高車駟馬耳

即裝隨使者詣公車上書曰

宋祁曰當添為上書謝曰

待罪京兆

宋祁曰當作京兆尹

傷化薄俗

宋祁日一本作傷薄俗化
果得之殿屋重轑中
宋祁日殿屋一無屋字
守太原太守
宋祁日當作徙守太原
太原郡治
宋祁日當作郡清靜
火狐歸諸父使牧羊澤中
宋祁日當作火歸諸父諸父使牧羊澤中
為郡決曹史

宋祁曰決曹史淳化本無史字予按如注須得史字乃安止作決曹非是

妬習我

宋祁曰妬當改作詬

後上行幸雍過虢

劉攽曰自長安上雍不過虢過美陽虢字是史氏誤

日知錄曰按今之鳳翔縣乃古雍城而虢在陝幸雍何得過虢當是過美陽之誤美陽故城在今扶風縣北二十里且上文固云自虢令轉守槐里薰行美陽令事矣

則不可以致千里

宋祁曰浙本無則字

賢為上

宋祁曰當作以賢為上

丞戒之戒之

宋祁曰下戒之亦當作丞戒之　愚按無丞

字較優

上以尊為郿令

宋祁曰刊誤改媚作郿

行部至邛郲九折坂

水經注曰崍山卭崍山也在漢嘉嚴道縣一

曰新道山南有九折坂夏則凝冰冬則毒寒

王子陽按轡處也

奉璽書至庭中

宋祁曰庭當作廷

顧但負貴安能勇

宋祁曰浙本顧字上更有王字

無大臣輔政之義

宋祁曰越本義下有也字

衡南鄉賞等西鄉衡更為賞布東鄉席

刊誤補遺曰按覲禮諸侯朝于天子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面北上蓋異姓為後也漢以東鄉為上西鄉為下則尚右故爾匈奴傳其坐長左而北向師古者左者以左為尊或謂以左為尊先王之禮也中國尚右而匈奴尚左所謂禮失求諸野者是不然禮南鄉北鄉以西方為上鄭康成曰凡坐隨於陰陽若坐在陽則上左在陰則上右蓋尊者南鄉則其下以西面者為上東面者次之是上左也尊者北鄉則其下亦以西面者為上東面者次

之是上右也今匈奴之俗一以北鄉為禮而其坐長左此正與中國背馳是烏知禮意哉

相比為小惠於公門之下

宋祁曰浙本作相比詐

行臨到

宋祁曰當作行臨時

乃下御史丞問狀

宋祁曰一作御史中丞問狀

獨選賢京兆尹

宋祁曰賢字下有行字

旬月閒盜賊清

宋祁曰一本作盜賊清淨

司隸遣假佐放

蘇林曰胡公漢官假佐取內郡善史書佐給諸府

宋祁曰浙本注文給諸府字下有府有史故言佐也七字

御史大夫忠奏尊暴虐不改

宋祁曰中諸本皆改作忠謂張忠也

功效日著

劉攽曰日當作曰著字衍

劉敞說两

城西萬章翦張禁酒趙放

晉灼曰翦張禁酒趙放此二人作翦作酒

之家

宋祁曰翦張禁江南本浙本並作翦張禁子

按注意正文當依校本作箭張禁注中悉作

箭乃安　愚按游俠萬章傳云殺章及箭張

回酒市趙君都賈子光皆長安名豪報仇怨

養刺客者也

二年莫能禽討

宋祁曰今越本無討字　愚按大德本作二

十年

皆前所稀有

宋祁曰當作皆前世所稱有
無承用詔書之意
宋祁曰一本改承作以
靖言庸違
宋祁曰浙本作庸韋注云韋違也
原其所以出御史丞楊輔
宋祁曰浙本作出於御史
凡子閎拔刀欲剄之
宋祁曰剄一本作刺
建畫為此議

宋祁曰浙本無爲字

誅不制之賊

宋祁曰浙本作詩不制之賊

誠國家爪牙之吏

宋祁曰江浙本作誠國爪牙之吏

制於僥人之手

宋祁曰一作仇人之手

被共工之大惡臣瓚曰共工官名堯時諸侯舜流之於幽州也

宋祁曰當作猥被共工之大惡　劉奉世曰

瓚說非也共工之大惡謂上劾奏云靜言庸

違象龔滔天也

當獲選舉之辜

宋祁曰一作皆當獲選舉之辜

爭叩頭救止尊

宋祁曰卲本無尊字

立不動

宋祁曰立字上疑有尊字

白馬三老朱英等奏其狀

宋祁曰浙本英作莫

不自激卬如淳曰激厲抗揚之意也師古曰卬讀曰仰仰頭為健

宋祁曰仰音昂為是

後章仕官

宋祁曰一本仕官作任官

小女年可十二

劉奉世曰云年可十二辭太俚蓋衍可字或者章女名可誤倒書之　宋祁曰可十二猶言約十二不煩曲辭當存之

我君素剛

宋祁曰我字下疑有家字

自孝武置左馮翊右扶風京兆尹

宋祁曰置字上當有初字

蓋諸葛劉鄭孫毋將何傳第四十七

寬饒視事素舊令遂揖官屬以下行衛者

劉攽曰按此文錯亂本當云寬饒視事按舊

令遂揖衛尉

衛尉私使寬饒出寬饒以令詣官府門上謁辭

尚書責問衛尉由是衛官不復私使候司馬候

司馬不拜出先置衛輒上奏辭自此正焉

許應九曰上奏辭即上謁辭也往時不辭辭

自寬饒始故自是衛尉不敢私使候司馬也

先置衛者當出則置其宿衛之事也不拜一事出先置衛上奏辭一事自此正焉摠結坐皆大笑

宋祁曰坐字下疑有者字　愚按景文此說誠迂坐下何可著者字

而為凡庸所越

宋祁曰庸疑是庶字浙本作庸

不畏彊禦師古曰彊禦彊梁而禦善者也

劉奉世曰禦禁也言威力足以禁制於人爾雅云、

今君不務循職而已

宋祁曰循一作修

夫君子直而不挺曲而不詘師古曰挺然直說言雖執直道而遭遇時變與時紆曲然其本志不屈撓也撓音吐高反

劉奉世曰此所謂內直而外曲顏說未盡

宋祁曰注文遇時字疑是則字

文引韓氏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若四時之運功成者去

容齋四筆曰今世無韓氏易諸家注釋漢書皆無一語惟說苑至公篇云秦始皇帝既吞

天下召羣臣議五帝禪賢三王世繼孰是博士鮑令之對曰天下官則選賢是也天下家則世繼是也故五帝以天下為官三王以天下為家始皇帝歎曰吾德出千五帝吾將官天下誰可使代我後者此說可以為證輒記之以補漢注之缺蔣濟萬機論亦有官天下家天下之語

上書頌寬饒曰師古曰頌謂稱其美

劉奉世曰頌讀如尚書自訟之訟

然後卻就斧鉞之誅師古曰却退也

宋祁曰却字並注文却字疑作卻

免虜中和

宋祁曰免越本作勉　劉奉世曰免當作勉

修法度

宋祁曰修疑作循

於是中朝左將軍辛慶忌右將軍廉褒光祿勳

師丹太中大夫谷永

劉奉世曰按文則丹永皆中朝臣也蓋時為

給事中侍中諸吏之類

然後百僚在位

宋祁曰浙本無然字予謂然後字當删作使

百僚在位

新從下土來未知朝廷體

宋祁曰一本来字上有而字體字上有之字

浙本無

衆共之

宋祁曰衆字上疑有與字

昔趙簡子殺其大夫鳴犢孔子臨河而還 張晏曰趙簡子欲分晉國故先殺鳴犢又聘孔子孔子聞其死至河而還也師古曰戰國策說二人姓名云鳴犢鐸犨而史記及古今人表並以為鳴犢竇犨盖鐸犢及竇犨其相近故有不同耳今永

等指舉殺鳴犢一人不論竇犨也

容齋四筆曰韓退之將歸操亦云孔子之趙聞殺鳴犢作予按今本史記孔子世家乃以為竇鳴犢舜華說苑權謀篇云晉有澤鳴犢犨其不同如此

逆天人心

宋祁曰心字上疑有之字

此皆犯陰之害也

宋祁曰浙本陰字下有陽字

皇太太后父同產子

宋祁曰庢字下疑有弟字

寶為京兆尹

宋祁曰浙本無尹字

迺制詔丞相大司空

劉敞曰此既云丞相不得復有大司空也

今賢等便僻近臣

宋祁曰僻當作辟

先是林卿殺婢壻埋冢舍 師古曰婢壻外人與其婢姦者

愚按外人姦其婢而殺之林卿未為過此直婢壻耳方言所謂男而婦婢曰臧也

即且遣吏奉謁傳送

宋祁曰傳越本作侍

爲弟請一等之罪

通考曰按古者五刑大辟至重墨至輕孝文除肉刑以髡鉗代墨以笞代劓剕其後復減笞數定箠令則刑制益寬矣然景武以後習爲嚴酷死刑至多寖成傳稱成抵罪髡鉗是時九卿死即死少被刑而成刑極自以爲不復收又王吉龔遂王式皆坐輔導昌邑王無狀減死鉗爲城旦舂何並傳並爲潁川太守

時鍾元為尚書令元弟威為郡掾減千金並過辭元元免冠為弟請一等之罪乞就髡鉗並不許卒論殺威以是觀之則知當時死刑至多而生刑反少髡鉗本以代墨乃刑之至輕者然減死一等即止於髡鉗一等即入於死而笞箠所以代𠜂劓者不聞施用矣

蕭望之傳第四十八

蕭望之字長倩東海蘭陵人也師古曰近代譜諜妄相託附乃云望之蕭何之後追次昭穆流俗學者共祖述為

愚按師古之言蓋譏蕭子顯姚思廉諸人也

南齊書高帝紀云蕭何子酇定侯延生子侍中彪彪生公府掾章章生皓皓生仰仰生御史大夫望之梁書武帝紀亦同師古不領史職而同時作史人皆有斯說故於注漢一詳辨之

治齊詩事同縣后倉

儒林后倉傳倉通詩禮授翼奉蕭望之匡衡

愚按望之東海蘭陵人倉東海郯人當云同郡不得云同縣也

又從夏侯勝問論語禮服

何晏論語集解序曰中壘挍尉劉向言魯論語二十篇太子太傅夏侯勝前將軍蕭望之丞相韋賢及子玄成等傳之　愚按禮記喪服小記疏云除喪則已蕭望之云獨謂子未善也

將以流大化致於洽平　師古曰今太平之化通洽四方也

宋祁曰注文通字疑是遍字

躬吐握之禮

宋祁曰吐握字疑是捉字

仲翁出入從倉頭廬兒　師古曰皆官府之給賤役者也解在貢禹傳

宋祁曰貢禹傳當是鮑宣傳

及御史大夫魏相

宋祁曰浙本無及字

唯明主躬萬機

宋祁曰一本作躬親浙本無

高者請丞相御史師古曰望之以其人所言之狀請于丞相御史或以奏聞即見超擢

劉奉世曰高者則令丞相御史試事次者則令中二千石試事歲滿各以狀聞誤斷其文

爾劉敞說同

成康之道其庶幾乎

宋祁曰乎一作矣

願令諸有辠非盜受財

宋祁曰浙本改財作賕

敞傳早衣二十餘年如淳曰雖有五時服王朝皆著早衣

愚按戰國策左師觸讋言於趙太后曰老臣賤息舒祺願令補黑衣之數以衛王宮此敞謙辭耳言以小臣備宿衛也

將大困乎

宋祁曰大字上疑有不字

以興兵擊之

宋祁曰浙本無興字　劉攽曰當云以軍興兵擊之

鄉善稱弟　蘇林曰弟順也

劉奉世曰漢興匈奴嘗約為凡弟此弟直自謂為弟耳

侯年寧能父我邪

劉攽曰言侯年雖高寧能為我父邪不足敬也　劉奉世曰此直謂其安能為我之父輕之之辭

其禮儀宜如諸侯王

宋祁曰如字疑作加　愚按大德本如字上有宜字

書曰戎狄荒服言其來服荒忽亡常師古曰逸書也

愚按禹貢五百里荒服正義引王肅云政教荒忽因其故俗而名之然則望之正用禹貢非逸書也

令出視事

宋祁曰疑作令出視事一本作出乃使視事

恭顯因使高

宋祁曰恭顯因使高㬠作恭顯乃因史高

因令太常急發執金吾車騎馳圍其第

宋祁曰越本車作單字

當以職事對師古曰忽其為漆令言故欲以職事責之

宋祁曰注文忽字越本作惣

蕭育杜陵男子何詣曹也師古曰自言欲免官而去但是杜陵一白衣男子耳何須名我詣曹乎

愚按男子猶言大夫耳有骨氣不肯挫也顏注非

以鄠名賊梁子政師古曰名賊者自顯其名無所避匿言其事也

宋祁曰注文事字當作彊字　日知録曰名
賊猶言名王謂賊之有名號者也
乃以三公使車載育入殿中受策
宋祁曰三公下疑有官字
往者有王陽貢公
宋祁曰公字當作禹字
二十餘御史中丞
宋祁曰餘字下當添爲字
會病不及賓贊師古曰贊導九賓之事
宋祁曰會病不及當云會病行遲不及賓贊

注文贊導九賓之事當云贊導九賓之禮也

馮奉世傳第四十九

絶太行道（師古曰太行山名險道所經行也）

宋祁曰注文經行疑當刪行字

馮毋擇馮去疾馮劫皆爲秦將相爲

愚按馮毋擇秦太將馮去疾右丞相馮劫將軍皆見史記

讀兵法

宋祁曰浙本兵法下有明習二字

都尉宋將

宋祁曰宋字疑是宗字

得其名馬象龍而還師古曰言馬形似龍者

劉攽曰此馬名曰象龍也

上善望之議

宋祁曰善望之議字下疑有竟不封三字

再三發輣如淳曰輣音而能反

宋祁曰注文而能字疑是如膧字

於是遣奉世將萬二千人騎以將屯為名師古曰且云領兵屯田不言討賊

宋祁曰萬二千人浙本無人字注文屯田字

上疑有為字

不須煩大將

宋祁曰須字下當有後字

百下百全之道也

宋祁曰徐錯去百下二字予謂不當

及呼速絫嗕種

劉奉世曰呼速絫則呼遬絫單于所將五萬衆來降者也嗕者匈奴傳所謂西嗕君長數千人降漢者此二種有兵衆皆宣帝時來降

今使征羌

必有成敗者患

宋祁曰南本作成敗者之患

千秋嗣後

宋祁曰後疑作侯

春秋之義亡遂事師古曰無遂事者謂臨時制宜前事不可必遂也

宋祁曰師古誤注遂事可駮

都格殺並家上書陳寃

宋祁曰並字下當更有並字

令告則得詔恩則不得

宋祁曰景德本令告詔則得詔恩不得浙本

南本云令告則得詔恩不得

在溝洫志

宋祁曰在字上當有語字

下溼病痺（師古曰東海土地下溼故立病痺也）

宋祁曰注文痺字上疑有風字

以中山王見廢

宋祁曰以字上疑有上字